

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413493

10位ISBN编号：7807413492

出版时间：2008

出版时间：文汇出版社

作者：老舍

页数：523

字数：1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内容概要

《偷生》描写的是北平的普通百姓在国破家亡后的种种表现，用嘲讽和愤怒的笔墨，鞭挞了一部分北平人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苟且偷生的可耻行径。小说继续着重描绘小羊圈胡同里的人们的恩怨情仇。面对敌人的暴行，一些人虽然感到冤屈和耻辱，却敢怒而不敢言。为了换取更大的利益，敌人收买了几条汉奸走狗，并加紧利用他们来控制华北的局势，妄图使华北陷入更深的灾难之中……

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作者简介

老舍，（1899.2.3-1966.8.24），我国现代文豪，小说家，戏剧作家。

原名舒庆春，字舍予，满族，北京人。

出身寒苦，自幼丧父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，早年任小学校长、劝学员。

1924年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，开始写作，连续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、《赵子曰》、《二马》，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之一。

归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、山东大学任教，同时从事写作，其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猫城记》、《离婚》、《骆驼祥子》，中篇小说《月牙儿》、《我这一辈子》，短篇小说《微神》、《断魂枪》等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，对内总理会务，对外代表“文协”，创作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，并对现代曲艺进行改良。

1946年赴美讲学，四年后回国，主要从事话剧剧本创作，代表作有《龙须沟》、《茶馆》，荣获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，被誉为语言大师。

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、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北京文联主席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初受严重迫害后自沉于太平湖中。

有《老舍全集》十九卷。

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章节摘录

春天好似不管人间有什么悲痛，又带着它的温暖与香色来到北平。地上与河里的冰很快的都化开，从河边与墙根都露出细的绿苗来。柳条上缀起鹅黄的碎点，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人伍，长声的呼应着。一切都有了生意，只有北平的人还冻墙在冰里。

苦了小顺儿和妞子。

这本是可以买几个模子，磕泥饽饽的好时候。

用黄土泥磕好了泥人儿，泥饼儿，都放在小凳上，而后再从墙根采来叶儿还卷着的香草，摆在泥人儿的前面，就可以唱了呀：“泥泥饽饽，泥泥人儿耶，老头儿喝酒，不让人儿耶！”

”这该是多么得意的事呀！

可是，妈妈不给钱买模子，而当挖到了香草以后，唱着“香香蒿子，辣辣罐儿耶”的时候，父亲也总是不高兴的说：“别嚷！

别嚷！

”他们不晓得妈妈近来为什么那样吝啬，连磕泥饽饽的模子也不给买。

爸爸就更奇怪，老那么横虎子似的，说话就瞪眼。

太爷爷本是他们的“救主”，可是近来他老人家也仿佛变了样子。

在以前，每逢柳树发了绿的时候，他必定带着他们到护国寺去买赤包儿秧子，葫芦秧子，和什么小盆的“开不够”与各种花籽儿。

今年，他连萝卜头，白菜脑袋，都没有种，更不用说是买花秧去了。

爷爷不常回来，而且每次回来，都忘记给他们带点吃食。

这时候不是正卖豌豆黄，爱窝窝，玫瑰枣儿，柿饼子，和天津萝卜么？

怎么爷爷总说街上什么零吃也没有卖的呢？

小顺儿告诉妹妹：“爷爷准是爱说瞎话！

”祖母还是待他们很好，不过，她老是闹病，哼哼唧唧的不高兴。

她常常念叨三叔，盼望他早早回来，可是当小顺儿自告奋勇，要去找三叔的时候，她又不准。

小顺儿以为只要祖母准他去，他必定能把三叔找回来。

他有把握！

妞子也很想念三叔，也愿意陪着哥哥去找他。

因为这个，他们小兄妹俩还常拌嘴。

小顺儿说：“妞妞，你不能去！

你不认识路！

”妞子否认她不识路：“我连四牌楼，都认识！

”一家子里，只有二叔满面红光的怪精神。

可是，他也不是怎么老不回来。

他只在新年的时候来过一次，大模大样的给太爷爷和祖母磕了头就走了，连一斤杂拌儿也没给他们俩买来。

所以他们俩拒绝了给他磕头拜年，妈妈还直要打他们；臭二叔！

胖二婶根本没有来过，大概是，他们猜想，肉太多了，走不动的缘故。

最让他们羡慕的是冠家。

看人家多么会过年！

当妈妈不留神的时候，他们俩便偷偷的溜出去，在门口看热闹。

哎呀，冠家来了多少漂亮的姑娘呀！

每一个都打扮得那么花哨好看，小妞子都看呆了，嘴张着，半天也闭不上！

她们不但穿得花哨，头和脸都打扮得漂亮，她们也都非常的活泼，大声的说着笑着，一点也不像妈妈那么愁眉苦眼的。

她们到冠家来，手中都必拿着点礼物。

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小顺儿把食指含在口中，连连的吸气。

小妞子“一，二，三”的数着；她心中最大的数字是“十二”，一会儿她就数到了“十二个瓶子！十二包点心！

十二个盒子！

”她不由的发表了意见：“他们过年，有多少好吃的呀！

”他们还看见一次，他们的胖婶子也拿着礼物到冠家去。

他们最初以为她是给他们买来的好吃食，而跑过去叫她：她可是一声也没出便走进冠家去。

因此，他们既羡慕冠家，也恨冠家——冠家夺去他们的好吃食。

他们回家报告给妈妈：敢情胖婶子并不是胖得走不动，而是故意的不来看他们。

妈妈低声的嘱咐他们，千万别对祖母和太爷爷说。

他们不晓得这是为了什么，而只觉得妈妈太奇怪；难道胖二婶不是他们家的人么？

难道她已经算是冠家的人了么？

但是，妈妈的话是不好违抗的，他们只好把这件气人的事存在心里。

小顺儿告诉妹妹：“咱们得听妈妈的话哟！

”说完他像小大人似的点了点头，仿佛增长了学问似的。

是的，小顺儿确是长了学问。

你看，家中的大人们虽然不乐意听冠家的事，可是他们老嘀嘀咕咕的讲论钱家。

钱家，他由大人的口中听到，已然只剩下一所空房子，钱少奶奶回了娘家，那位好养花的老头儿忽然不见了。

他上哪儿去了呢？

没有人知道。

太爷爷没事儿就和爸爸嘀咕这回事。

有一回，太爷爷居然为这个事而落了眼泪。

小顺儿忙着躲开，大人的泪是不喜欢教小孩子看见的。

妈妈的泪不是每每落在厨房的炉子上么？

更教小顺儿心里跳动而不敢说什么事，是，听说钱家的空房子已被冠先生租了去，预备再租给日本人。

日本人还没有搬了来，房屋可是正在修理——把窗子改矮，地上换木板好摆日本的“榻榻密”。

小顺儿很想到一号去看看，又怕碰上日本人。

他只好和了些黄土泥，教妹妹当泥瓦匠，建造小房子。

他自己作监工的。

无论妹妹把窗子盖得多么矮，他总要挑剔：“还太高！

还太高！

”他捏了个很小的泥人，也就有半寸高吧。

“你看看，妹，日本人是矮子，只有这么高呀！

”这个游戏又被妈妈禁止了。

妈妈仿佛以为日本人不但不是那么矮，而且似乎还很可怕；她为将要和日本人作邻居，愁得什么似的。

小顺儿看妈妈的神气不对，不便多问；他只命令妹妹把小泥屋子毁掉，他也把那个不到半寸高的泥人揉成了个小球，扔在门外。

最使他们俩和全家伤心的是常二爷在城门洞里被日本人打了一顿，而且在瓮圈儿里罚跪。

常二爷的生活是最有规律的，而且这规律是保持得那么久，倒好像他是大自然的一个钟摆，老那么有规律的摆动，永远不倦怠与停顿。

因此，他虽然已经六十多岁，可是他自己似乎倒不觉得老迈；他的年纪仿佛专为给别人看的，像一座大钟那样给人们报告时间。

因此，虽然他吃的是粗茶淡饭，住的是一生火就像砖窑似的屋子，穿的是破旧的衣裳，可是他，自青年到老年，老那么活泼结实，直像刚挖出来的一个红萝卜，虽然带着泥土，而鲜灵灵的可爱。

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每到元旦，他在夜半就迎了神，祭了祖，而后吃不知多少真正小磨香油拌的素馅饺子——他的那点猪肉必须留到大年初二祭完财神，才作一顿元宝汤的。

吃过了素馅饺子，他必须熬一通夜。

他不赌钱，也没有别的事情，但是他必须熬夜，为是教灶上老有火亮，贴在壁上的灶王爷面前老烧着一炷高香。

这是他的宗教。

他并不信灶王爷与财神爷真有什么灵应，但是他愿屋中有点光亮与温暖。

他买不起鞭炮，与成斤的大红烛，他只用一线高香与灶中的柴炭，迎接新年，希望新年与他的心地全是光明的。

后半夜，他发困的时候，他会出去看一看天上的星；经凉风儿一吹，他便又有了精神。

进来，他抓一把专为过年预备的铁蚕豆，把它们嚼得嘣嘣的响。

他并不一定爱吃那些豆子，可是真满意自己的牙齿。

天一亮，他勒一勒腰带，顺着小道儿去“逛”大钟寺。

没有人这么早来逛庙，他自己也并不希望看见什么豆汁摊子，大糖葫芦，沙雁，风车与那些红男绿女。

他只是为走这么几里地，看一眼那座古寺；只要那座庙还存在，世界仿佛就并没改了样，而他感到安全。

看见了庙门，他便折回来，沿路去向亲戚朋友拜年。

到十点钟左右，他回到家，吃点东西，便睡一个大觉。

大年初二，很早的祭了财神，吃两三大碗馄饨，他便进城去拜年，祁家必是头一家。

今年，他可是并没有到大钟寺去，也没到城里来拜年。

他的世界变了，变得一点头脑也摸不着。

夜里，远处老有枪声，有时候还打炮。

他不知道是谁打谁，而心里老放不下去。

像受了惊吓的小儿似的，睡着睡着他就猛的一下子吓醒。

有的时候，他的和邻居的狗都拼命的叫，叫得使人心里发颤。

第二天，有人告诉他：夜里又过兵来着！

什么兵？

是我们的，还是敌人的？

没人知道。

假若夜里睡不消停，白天他心里也不踏实。

谣言很多。

尽管他的门前是那么安静，可是只要过来一辆大车或一个行人，便带来一片谣言。

有的说北苑来了多少敌兵，有的说西纯正修飞机场，有的说敌兵要抓几千名夫子，有的说沿着他们前的大道要修公路。

抓夫？

他的儿子正年轻力壮啊！

他得设法把儿子藏起来。

修公路？

他的几亩田正在大道边上；不要多，只占去他二亩，他就受不了！

他决定不能离开家门一步，他须黑天白日盯着他的儿子与田地！

还有人说：日本人在西苑西北屠了两三个村子，因为那里窝藏着我们的游击队。

这，常二爷想，不能是谣言；半夜里的枪声炮响不都是在西北么？

他愿意相信我们还有游击队，敢和日本鬼子拼命。

同时，他又怕自己的村子也教敌人给屠了。

想想看吧，德胜门关厢的监狱不是被我们的游击队给砸开了么？

他的家离德胜门也不过七八里路呀！

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屠村子是可能的！

他不但听见，也亲眼看见了：顺着大道，有许多人从西北往城里去，他们都扶老携幼的，挑着或背着行李。

他打听明白：这些人起码都是小康之家，家中有房子有地。

他们把地像白给的卖出去，放弃了房子，搬到城里去住。

他们怕屠杀。

这些人也告诉他：日本人将来不要地税，而是要粮食，连稻草与麦秆儿全要。

你种多少地，收多少粮，日本人都派人来监视；你收粮，他拿走！

你不种，他照样的要！

你不交，他治死你！

常二爷的心跳到口中来。

背着手在他的田边上绕，他须细细的想一想。

他有智慧，可是脑子很慢。

是不是他也搬进城去住呢？

他向西山摇了摇头。

山，他，他的地，都永远不能动！

不能动！

真的，他的几亩地并没给过他任何物质上的享受。

他一年到头只至多吃上两三次猪肉，他的唯一的一件礼服是那件洗过不知多少次的蓝布大褂。

可是，他还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地。

离开他的地，即使吃喝穿住都比现在好，他也不一定快活。

有地，才有他会作的事；有地，他才有了根。

不！

不！

什么都也许会遇见，只有日本人来抢庄稼是谣言，地道的谣言！

他不能先信谣言，吓唬自己。

看着土城，他点了点头。

他不知道那是金元时代的遗迹，而只晓得他自幼就天天看见它，到如今它也还未被狂风吹散。

他也该像这土城，永远立在这里。

由土城收回眼神，他看到脚前的地，麦苗儿，短短的，黑绿的麦苗儿，一垅一垅的一直通到邻家的地，而后又连到很远很远的地，又……他又看到西山。

谣言！

谣言！

这是他的地，那是王家的，那是丁家的，那是……西山；这才是实在的！

别的都是谣言！

不过，万一敌人真要抢粮来，怎么办呢？

即使不来抢，而用兵马给践踏坏了，怎么办呢？

他想不出办法！

他的背上有点痒，像是要出汗！

他只能昼夜的看守着他的地。

有人真来抢劫，他会拼命！

这么决定了，他又高兴一点，开始顺着大道去拣马粪。

拣着一堆马粪，他就回头看一看他的地，而后告诉自己：都是谣言，地是丢不了的！

金子银子都容易丢了，只有这黑黄的土地永远丢不了！

快到清明了，他更忙了一些。

一忙，他心里反倒踏实了好多。

夜里虽还时时听到枪声，可是敌人并没派人来要粮。

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麦苗已经不再趴在地上，都随着春风立起来，油绿油绿的。一行行的绿麦，镶着一条条的黄土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看呢？再看，自己的这一块地，收拾得多么整齐，麦垅有多么直溜！这块地的本质原不很好，可是他的精神与劳力却一点不因土壤而懈怠。老天爷不下雨，或下雨太多，他都无法挽救旱涝；可是只要天时不太坏，他就用上他的全力去操作，不省下一滴汗。

看看他的地，他觉得应当骄傲，高兴！他的地不仅出粮食，也表现着他的人格。他和地是一回事。

有这块地，连日月星辰也都属于他了！

对祁家那块坟地，他一点也不比自己的那块少卖力气。

“快清明了！”

”他心中说：“应当给他们拍一拍坟头！”

谁管他们来不来烧纸呢！

”他给坟头添了土，拍得整整齐齐的。

一边拍，一边他想念祁家的人，今年初二，他没能去拜年，心中老觉得不安。

他盼望他们能在清明的时节来上坟。

假若他们能来，那就说明了城里的人已不怕出城，而日本人抢粮的话十之八九是谣言了。

离他有二里地的马家大少爷闹嗓子，已经有一天多不能吃东西。

马家有几亩地，可是不够吃的，多亏大少爷在城里法院作法警，月间能交家三头五块的。

大少爷的病既这么严重，全家都慌了，所以来向常二爷要主意。

常二爷正在地里忙着，可是救命的事是义不容辞的。

他不是医生，但是凭他的生活经验与人格，邻居们相信他或者比相信医生的程度还更高一些。

他记得不少的草药偏方，从地上挖巴挖巴就能治病，既省钱又省事。

在他看，只有城里的人才用得着医生，唯一的原因是城里的人有钱。

对马家少爷的病，他背诵了许多偏方，都觉得不适用。

闹嗓子是重病。

最后，他想起来六神丸。

他说：“这可不是草药，得上城里买去，很贵！”

”贵也没办法呀，救命要紧！”

马家的人从常二爷的口中听到药名，仿佛觉得病人的命已经可以保住。

他们丝毫不去怀疑六神丸。

只要出自常二爷之口，就是七神丸也一样能治病的。

问题只在哪儿去筹几块钱，和托谁去买。

七拼八凑的，弄到了十块钱。

谁去买呢？

当然是常二爷。

大家的逻辑是：常二爷既知道药名，就也必知道到哪里去买；而且，常二爷若不去买，别人即使能买到，恐怕也会失去效验的！

“得到前门去买呀！”

”常二爷不大愿意离开家，可又不便推辞，只好提出前门教大家考虑一下。

前门，在大家的心中，是个可怕的地方。

那里整天整夜的拥挤着无数的人马车辆，动不动就会碰伤了人。

还有，乡下的土财主要是想进城花钱，不是都花在前门外么？

那里有穿着金线织成的衣服的女人，据说这种女人“吃”土财主十顷地像吃一个烧饼那么容易！

况且，前门离西直门还有十多里路呢。

不过，唯其因为前门这样的可怕，才更非常二爷出马不行。

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嘴上没有胡须的人哪能随便就上前门呢！

常二爷被自己的话绕在里边了！

他非去不可！

众望所归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

揣上那十块钱，他勒了勒腰带，准备进城。

已经走了几步，有人告诉他，一进西直门就坐电车，一会儿就到前门。

他点了点头，而心中很乱；他不晓得坐电车都有多少手续与规矩。

他一辈子只晓得走路，坐车已经是个麻烦，何况又是坐电车呢！

不，他告诉自己，不坐车，走路是最妥当的办法！

刚一进西直门，他就被日本兵拦住了。

他有点怕，但是决定沉住了气。

心里说：“我是天字第一号的老实人，怕什么呢？

” 日本人打手式教他解开怀。

他很快的就看明白了，心中几乎要高兴自己的沉着与聪明。

在解纽扣之前，他先把怀中掖着的十块钱票子取了出来，握在手中。

心里说：“除了这个，准保你什么也搜不着！

有本事的话，你也许能摸住一两个虱子！

”

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编辑推荐

老舍（1899.2.3—1966.8.24），我国现代文豪，小说家，戏剧作家。

原名舒庆春，字舍予，满族，北京人。

出身寒苦，自幼丧父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，早年任小学校长、劝学员。

1924年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，开始写作，连续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、《赵子曰》、《二马》，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之一。

归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、山东大学任教，同时从事写作，其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猫城记》、《离婚》、《骆驼祥子》，中篇小说《月牙儿》、《我这一辈子》，短篇小说《微神》、《断魂枪》等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，对内总理会务，对外代表“文协”，创作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，并对现代曲艺进行改良。

1946年赴美讲学，四年后回国，主要从事话剧剧本创作，代表作有《龙须沟》、《茶馆》，荣获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，被誉为语言大师。

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、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北京文联主席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初受严重迫害后自沉于太平湖中。

有《老舍全集》十九卷。

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，特隆重推出《老舍小说精汇》。

本书为该小说精汇之一，是老舍代表作品《四世同堂》之第二部。

小说描写的是北平的普通百姓在国破家亡后的种种表现，用嘲讽和愤怒的笔墨，鞭挞了一部分北平人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苟且偷生的可耻行径。

<<四世同堂(第二部)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